

上至家國

的之宋 舍老

行印司公版出豐新

國家至上

有 版 權
禁 翻 印

國 家 至 上

著 者
老 舍
之 的

出 版 者

新 豐 出 版 公 司

總 經 售 處

新 豐 出 版 公 司

上 海 北 京 路 二 三 九 號

重 慶 商 業 場 西 三 街 特 一 號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二 月

滬 再 版 (一 〇 〇 二)

新 豐 文 叢

火 葬

老 舍 著

大 地 的 城

豐 村 著

牛 天 賜 傳

老 舍 著

國 家 至 上

老 舍 著
宋 之 的

東 海 巴 山 集

老 舍 著

奴 隸 的 花 果

碧 野 著

瘋 狂

梅 林 著

中 國 母 親 的 土 地 呵 !

王 亞 平 著

序

此劇在渝上演多次，甚爲成功。以內容爲回漢攜手抗日，故回教人士均樂觀其演出；香港，西安，蘭州，成都，昆明，大理，恩施等處上演時均得同胞熱烈贊助。今得在滬重印，或不至因抗戰勝利結束，而謂回漢間之合作精神可漸冷淡，仍希有上演之機會耳！

卅四年秋老舍序于陪都

國家至上（四幕劇）

時間：

民國二十七年夏天。

地點：

河北某縣某大鎮，居民回漢各半。由地勢與財力上看，此鎮比縣城更重要。

人物：

（1）張老師 六十歲的回教老拳師，乾淨，利落，強健，固執，褊狹，絕對的自信，異常勇敢，遵守教律甚嚴。壯年時，曾獨力滅巨盜，名馳冀魯，識與不識咸師稱之。對人具熱誠，但少禮貌，極自是，強人服從。愛名譽甚於愛身，雖老仍敢冒險——一個個人主義的英雄。衣冠整潔，剃光頭，鬚稍白，牙未脫，目炯炯有光，具英果嚴肅氣度。與滄縣馬振雄，本縣黃子清，為盟兄弟，稱同教三傑。

(2) 黃子清 五十八歲，豁達開明，心寬體胖——極胖，難自見其足。熱心腸，每濟人危困；亦富幽默感，與人唇舌，每以一笑了之。辦清真小學數所，收教內外失學兒童。略喜誇大，尤好受人諛美，故雖有善心善行，而時招非難。衣冠欠整齊，禿頭無鬚，走路費勁，聲音宏亮。

黃與張爲至友。數年前，黃兼收教內外兒童而教育之，張不以爲然，因爭辯而絕交。黃屢思言歸於好，張雖心喜而不肯於行動上表現之，且遇事必不與黃合作，以示個性之強。

(3) 趙縣長 四十歲左右，熱心服務，亦略具才幹。因積勞，背已微俯。

(4) 李漢傑 二十一歲，因戰事輟學返鄉，期盡力於衛鄉抗敵工作。未識世故，天真簡單；自信有才，能說服衆鄉；使回漢協力抗戰；更擬與回教女子結婚，庶幾乎一切難題可賴以解決矣。父爲紳士，與回教鄰居每多齟齬，漢傑極願矯正之。與趙縣長有世誼。

(5) 張孝英 張老師之獨女，美且健，拳腳頗得父傳授。母早亡，受父訓特深，囑

性亦極強。但略受新的教育，故雖敬主事父極謹，而時亦自有主張。曾讀書於黃所辦學校，因父與黃不和而輟學以減父怒，同時仍對黃極好，時時至黃家。善持家務，對外人雖落落大方，而未能打破舊回教之束縛；至極感困難時，復相信命運，祈主相助。幼與李漢傑同學，並無好感，蓋李父與張父素不相熟也。

(6) 金四把 三十多歲，瘦而不弱，善逢迎討好，見利忘義。抓到機會即大胆前進，即宗教亦爲利己的工具。近已爲日人利用，一班人尙未知道。

(7) 難民馬宗雄 滄縣馬振雄之孫，十八九歲。振雄抗敵殉國，家人盡亡，宗雄逃來。年少老實，不足承繼祖業，但有人指導，仍願從事抗戰；流亡中，到處宣傳敵人暴行。

(8) 馮鐵柱 十八歲，簡單而好管閒事，慕張老師之武藝，城中有事，輒思一露身手，實則無何能力。

(9) 胡大勇 亦馮鐵柱之流，每與馮爭鬥。

(10) 胡二姐 大勇之妹，年幼，頗淘氣，常助兄作戰。梳二長辮。

(11) 警察，兩三位。

(12) 醫生

第一幕

景 黃子清住宅門外，兩株大槐樹似天然涼棚，黃自己和過路人常在此乘涼。樹旁一小桌，上置茶缸茶杯，供人飲取；缸上紅簽書「黃子清施茶」。樹下有石凳石几。樹後是黃宅院門，黑門，楣有阿文橫披（即「讀阿」）。大門掩着一扇，可見院中雜花短樹。胡二姐在樹下玩耍先取磚塊投蟬，蟬飛，復取茶噴地；馮鐵柱去看壯丁抽籤見而叱之。

人：馮，大勇，二姐，黃，趙，李，孝英，張，金，馬，巡警。

馮 二姐，你幹嗎呢？（不等回答，示理直氣壯）。爲什麼糟塌東西呢？這是你們家的茶嗎？不要臉！

二姐 （立起來，手叉腰，以示抵抗馮鐵柱！你說誰不要臉哪？誰家的茶？反正不是你們家的！你管得着嗎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那麼多閒事哪兒吃餚去？不要臉，你一百個不要臉！（柱前湊，大有作戰的決心。）

馮（哈哈的笑起來）好男不跟女鬥，真要找揍的話，我一拳把你打到槐樹裏面去，你信不信？（雖未出拳，而略往前移動。）

二姐（往槐樹那邊看了看，頓覺勢孤力弱，但口中仍不示弱）你敢！你敢！我，我在這兒玩的好好的，礙着你什麼啦？

馮（哼，你忘記了吧？這是我們的地方，你該來嗎？耍玩，上你們（指）那邊玩去！

二姐（感到打起雖無必勝把握，但鬥嘴還可以應付）這，這是黃先生的門口，黃先生願意叫我在這裏玩！你們的地方？你把他搬到家裏去！我愛在這兒玩，偏在這兒玩！

（勝利的往槐樹那邊走，想捉個綠蟲什麼的。）

馮（鬥嘴失敗，預備作戰；雖好男不與女鬥，那也要看是什麼樣的女的）你個小東西，可真氣人！我偏要管教管教你，不准你在這兒玩！（追過她去，扯住；但仍未打。）

二姐（掙扎）你幹什麼呀？放開我！放開！

大勇（也去看壯丁抽籤，見鐵柱扯住了妹子，不問皂白，過去就打。）他媽的，你敢欺

侮我妹妹！

二姐（見援軍到，施展開武藝）揍他，揍他，他欺侮我半天了！

馮（只有招架之功，並沒還手之力；本想拉開架式，用科學的方法出擊，可是胡家兄妹拳腳交加，無法從容佈置，乃背倚樹幹，作有力的聲明）你們打吧，打吧，賣給你們幾下！兩個欺侮一個，天生的不是東西！你們有本事，去惹張老師去！

大勇（聽他提出張老師，立想收兵）二姐，咱們看壯丁抽籤去；先饒這小子一次！聽說縣長還來呢！（指馮）攔着你這小子的！再遇到我手裏，不剝了你的皮！

二姐（似乎連張老師也不怕）找張老師去？沒那麼大功夫！反正今天先把你揍過了癮，再說！（又給了他一拳。）

大勇 走，咱們走，別爲他這臭東西誤了看會去！縣長還來呢！（扯二姐同去，二姐走出去又回頭給馮一個鬼臉。）

馮（見敵人已去，覺得十分委屈，哭起來。猛的停住哭，把茶缸搬起來，要追上他們，以缸作炸彈投之）我一缸砸死你們倆！

黃（與趙縣長，李漢傑同來）鐵柱子，怎回事？那是我的缸！

馮（見有人來，又甚委屈，要哭）他們把我打了！我去砸——（見縣長在旁，收住下半句。）

黃 先放下缸，唉，小孩子們可是真淘氣！縣長，漢傑，請先在這裏坐一坐！壯丁抽籤還有一個多鐘頭呢，不忙！（讓二人在石凳上坐，用袍襟拂拭了一番。看鐵柱子放下缸要走。）鐵柱別走，到底是怎回事，跟黃伯伯說說！

馮 他們倆欺侮我！大勇和二姐，他倆！

黃 嘔！（幽默的）無緣無故，他倆就打了你一頓，是不是？

馮 啊！過來就一拳，無緣無故！

黃 來！給縣長鞠躬！這麼老大不小的了，也該像個人兒似的了！

馮（給縣長鞠了半截躬）縣長，我告胡大勇，胡二姐一狀！

趙（似笑不笑）好啊，告他倆什麼呢？

馮 他倆，他倆欺侮我！

黃 算了，算了，鐵柱子，別這麼半瘋子似的！

馮 縣長要是不管，我找張老師給評理去，黃伯伯，你老偏向着外教人！（念怒欲去）

趙 回來！聽我說！你知道現在咱們跟日本打仗不知道？

馮 （點點頭）一點兒！

趙 啊！咱們自己先打架鬥毆，還能打日本嗎？

馮 反正我得先打了大勇，再去打日本！我找張老師去，他公道！（看了黃一眼，下去。）

黃 還是這樣，還是這樣！沒辦法！咱們家裏坐吧？（往裏讓他們）喝碗茶！

趙 這兒又涼快，又有茶（指茶缸），就這兒坐吧！

黃 也好；不過這個茶可不行；你們二位坐坐，我去另泡一壺好茶來；我黃子清不能慢待了客人，是不是，縣長？

趙 不但是好客，而且是見義勇爲，辦學校，施捨茶水，誰不知道，人們要都像你黃老先生，中國早就強了！

李 真的！真的！黃老師！

黃（非常興奮，用手帕得意的擦着頭）縣長過獎！過獎！我就這麼，一個人總得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真主，辦好事，主不會看不見！我七個兒子，九個女兒，五個女婿，都結結實實，規規矩矩，真主的恩典！對，我先去泡茶，咱們再談，不能慢待客人！（戀戀不捨的走進院門。）

李 二叔，這是個有用的人！我小時候就在他辦的小學裏念書！雖然我父親常和回教人打吵子，可是永遠沒罵過黃校長，黃老師。他們教裏的人，倒有不少反對他的，老說他偏向着外教人。反對他最厲害的是張老師。我從外邊一跑回來，就想看二叔去，商議個辦法，怎樣叫黃老師和張老師先和好起來，而後再叫回漢聯合起來！團結才能發生力量，是不是，二叔？

趙 有什麼好辦法？先聽聽你的！

李 你是縣長，又是我的二叔，你要給我個命令，教我去負團結大家的責任（興奮的立起來），我就必有辦法！我的父親是紳士，我現在可以完全代表他；我年青，可是有點勢力！

趙 漢傑，可別怪我問，事情能那麼簡單嗎？

李 也許不很簡單，可是事在人爲，我覺得我有些把握，假若二叔准許我去作。（更興奮的）告訴你，二叔，爲這件事，即是讓我和個回教的姑娘結婚，我也願意！回漢聯姻，還能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呢？

趙 （不由的笑起來）漢傑，你今年二十幾歲了？

李 （莫明其妙的）怎麼了？二十一！

趙 好，可以結婚了！（又笑起來。）

李 （高聲的）二叔，怎麼了？怎麼拿我開心呢？

黃 （喘噓噓的攜茶具來）漢傑，你行了，嗓音跟我差不多了！（倒茶）

李 不是，黃老師你看，趙二叔總以爲我還是小孩子，他笑得我難過！

黃 先喝水！（看李坐下）縣長，怎么回事？（端着茶坐下很響的吸了兩口。）

趙 漢傑的思想不錯，在縣裏也有個地位；可是辦法，哼，他也不是怎麼想出來的，我實在沒法忍住笑；他就生了氣。

李（勉強的要落落大方）沒有，我并沒生氣！（把香煙掏出來點上一枝。）

黃（一邊喝茶一邊問）什麼思想？什麼辦法？

趙 思想是正確的，想教我們大家團結起來，你與張老師合作，然後回漢再合作，教內相親，教外相友，大家一齊跟日本人幹。

黃 好！先從我自己說起，我樂意！（把茶喝乾又忙着倒上，立起來）不信，你們叫我給張老師去下跪，我一定肯去！他是我的盟兄，不管以前是誰理對，誰的理不對，弟弟給哥哥賠禮，總不算丟人！你看，（想）自從那年我收了些外教的孩子們在我的學校裏念書，他跟我大鬧了一頓，就再也不跟我過活！（淚盈眶中）老兄老弟的，自幼兒的朋友，到如今會誰也不理誰！我們盟兄弟三個：大哥，滄州馬振雄，如今是生是死，不得而知；二哥，這幾年了，不跟我過活！嘿！（低聲的）多少次了，我要去賠禮，說「二哥，咱們都不久就快入土了啦，幹嗎還犯這個彆扭呢！」我曉得，張二哥會半夜裏蒙上頭哭一大場，可是，決不會當着大家叫我一聲三弟！我曉得他的脾氣，自幼的朋友！（用衣襟擦了擦淚，坐下了。）

趙漢傑，聽見沒有？事情，我剛才說過，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！

李（堅決的）簡單吧，不簡單吧，總得有人去作！

趙當然！當然！我到任三年了，敢保說，沒有一天不憂慮這件事！問黃老先生，這是真話不是？

黃真的！要是以前的縣長都像你這麼公平，那可以少出多少亂子！

趙是的，不過這種事可與別的事不同；辦好，不容易；辦壞，可就不可收拾了！比如，（笑了下）你剛才說的回漢聯婚！

黃（不那麼抑鬱了）怎麼着？李大少要——

李沒有！我是說假如有必要！比如說吧！爲了大家的團結，我們是縣裏有名的人家，若是和教門裏紳士聯婚，就能有很大的影響，那我就願意這麼辦！自幼我就看慣了回教，我喜歡回教；自幼我就有回教的女同學，我喜歡她們——乾淨，強健，好看！

黃有這麼一說！可是你得入教！